頌天臚筆

頌天臚筆卷之十五

吳門布衣金日升茂生彙集

啓事

翰林院編修倪元璐奏爲世界已清而方隅未化邪氣已息而正氣未伸謹瀝愚忱仰祈　聖鑒疏

臣聞持世不平則陰陽之戰起論人失實則舉措之道乖頃者

宗社之靈篤生我

皇上生知而濟以學問乾健而妙乎從容大奸遠驅徽猷飈發天如再闢人若更生生平以堯舜爲極軌今乃知有過之者臣非敢爲佞也

臣又仰窺

聖人無我深厭門戶之名巽命重申動引人才爲慮純王之心皎然天下矣然而

皇衷自著其公虛廷議猶存乎我見臣竊惑焉

臣以典試復命入都從邸抄見諸章奏凡攻崔魏者必列東林爲對案一則曰邪黨再

則曰邪黨何説乎以東林諸臣爲邪人黨人將復以何名加諸崔魏之輩崔魏而既邪黨矣向之首劾忠賢參題呈秀者又邪黨乎哉以臣虛中之言合之事後之論夫東林則亦天下之材藪也其所宗主者大都禀清挺之標而或繩人過刻樹高明之幟而或持論太深此謂之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不可也其所引援爲用者亦毋多氣魄之儔才幹之傑其間即不無非類要可指數而盡耳而其

中則又有泊然無營脩乎自遠謝華膴其若
朧付黜陟于不聞而徒以聲氣心期遥相推
獎此其人猶所謂澹泊寧靜純乎君子者也
今而曰邪黨則無不邪黨者矣且天下之議
論寧涉假借而必不可不歸于名義士人之
行已寧存矯激而必不可不準諸廉隅自後
之君子以假借矯激深咎前人而于是乎彪
虎之徒公然起而背叛名義毀裂廉隅矣于
是乎連篇頌德匝地生祠矣夫頌德不已必

將勸進生祠不已必且呼嵩而人猶寬之曰無可奈何不得不然耳嗟乎允一無可奈何不得不然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然而今之議者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吾徒亦所謂悖也以今大獄之後湯火僅存如西江西秦三吳三楚之間什九名賢多半豪傑參之理數決無沉埋況奉恩綸屢俾酌用而近者任事諸臣似猶以道學封疆四字將為鐵案雖或薄從湔祓未肯

力引同升夫原諸臣之心或亦深防報復之
事而臣以爲此過計也水落石出正人相見
總爲崔魏之異己即可化牛李爲同心況乎
年來之借東林以媚崔魏者其人自敗即不
濡東林報復若其不附崔魏又能攻而去之
者其人既已喬岳矣雖百東林烏能報復之
哉事理甚明疑者不悟臣所謂方隅未化者
此也臣又從邸抄伏讀
聖旨有韓爌清忠有執朕所鑒知之諭深仰

天聰曠然·知人則哲如此而近閣廷臣之議殊

有與同可爲大怪爌之相業光偉他不具論

即如紅丸議起舉國沸然維時與事大臣並

皆畜縮閃默而爌獨侃侃條揭明其不然夫

孫慎行君子也爌且不附況它人乎逆權奸

表裏逆焰大張爌以申救抵觸岸然投劾讀

其

陛辭三疏字字秋霜一時以爲寇萊復生趙鼎

再出而今推轂不及點灼橫加則徒以其票

擬熊廷弼一事耳夫廷弼固自當誅在爌不
為無說封疆失事纍纍有徒而當時之議乃
欲獨殺一廷弼豈平論哉此爌之所以閣筆
也然究竟廷弼不死于封疆而死于府面不
死于法吏而死于奸璫則又不可謂後之人
能殺廷弼而爌獨不能殺之也又如詞臣文
震孟正學强骨有古大臣之器其鄉人之月
旦比于陳寔王烈三月居官昌言獲罪人又
以方之羅倫舒芬與[illegible]同年同官儕輩憚其

方嚴不敢以庭行相齒而當其去國飄然聳
身天際臣等自視則猶糞土也有人如此雅
謂千秋而今起用之　肯再下謬悠之譚不
已甚有加之竊盜之名者豈以其數十年前
有其兄文從龍不逞之事乎夫人知有從龍
之不逞以爲之兄而不知有文徵明之特行
文彭之至德以爲之祖父且賢愚相越舜象
已然世不聞柳下惠爲盜跖之誅司馬牛受
向魋之罰震孟何罪遭此嫌譏將無門戶二

字不可重提聊用更端以相遮抑乎臣所謂正氣未伸者此也總之臣之論東林不主調停而主別白臣之論薛爌文震孟不爭二臣之用舍而爭一時之是非伏乞

皇上以臣此說申諭諸臣凡于持局用人之際雖不可無薰蕕區別之法但不當存形骸芥蔕之心要在公虛以消偏黨其薛爌雖廷推未與而早奉鑒知之有何難　特命召還文震孟　俞旨已頒而既來不簡之言尚冀

溫文奬雪于以破方隅而伸正直之氣道無
出此者矣抑臣又思故憲臣鄒元標業蒙
明旨優卹矣而易名之典似當一併舉行元
標之理學宗王文成而鯁直類海忠介宜
令該部于二臣之間取衷二字以旌儒碩至
于海內講學書院凡經逆璫矯
旨拆毀者
併宜 令葺復如故蓋書院生祠相爲貞勝
生祠毀書院豈不當復哉 臣草疏畢又竊念
部臣王守履以進言之急而犯失儀之條

皇上慨納其言而薄錫其級仰見
皇上造就人才之心甚曲而厚也然將經三月
懲創已深履端更新萬靈共躍倘蒙矜宥
召復原官則
聖度極于如天而朝儀亦因之愈肅矣臣無任
悚仄待
命之至
崇禎元年正月初八日奉
聖旨朕屢旨起廢務秉虛公酌量議用有何方

們秉化正氣未伸這廝奏不當各處書院不許倡言創復以滋紛擾丕守履混亂朝儀業經薄罰豈容薦舉市恩該部知道

翰林院編修倪元璐奏爲微臣平心入告臺臣我見未除謹再疏申明以祈聖鑒以質公論疏

頃臣不揣固陋冒陳世界已清一疏此臣原爲臺臣楊維垣而發也特以意存微諷語似含糊致蒙

皇上責臣以不當臣有惕息省愆措躬無地暨

聖旨務秉虛公一言非特責戒臣懇實足警醒[illegible][illegible]維垣正人自負度其必無忤心乃接邸

徽見維垣有詞臣持論甚謬一疏辯折臣言
甚力則臣請先明前疏之意而後及維垣之
折臣若可乎臣之于維垣非敢苟求之也誠
以維垣能契　上之明斷揚所修改而直糾
罪樞遂改鹽差而佐察荷
皇上之重任則凡一切轉移世面攬羣才而遴
大通者非維垣誰望乃臣竊讀維垣入告諸
疏則深詆其不能仰副
聖心日若與

皇上相反者然蓋

皇上之　諭一則曰分別門戶已非治徵一則
曰化異爲同一則曰天下爲公而維垣之言
則曰孫黨趙黨熊黨鄒黨

皇上之于韓爌文震孟曰清忠有執曰已着起
用而維垣于爌震孟曰非賢曰不簡是

皇上之於方隅無所不化而維垣之於方隅貿
有未化

皇上之于正氣無所不伸而維垣之于正氣貿

有未伸

皇上事事公虛而維垣言言我見臣于是深懼維垣以城府之心坐際成績所以冒昧有言葢爲

皇上攄啟沃者微而爲維垣效忠告者大不圖維垣之以臣爲甚謬也據維垣折臣盛稱東林謂東林之尊李三才而護熊廷弼也然亦知東林中有首叅魏忠賢二十四罪之楊漣及提問崔呈秀欲追贓擬戍之高攀龍乎且

當時之議其於三才也特推其揮霍之畧而
未嘗不措之爲貪於廷弼也特未即西市之
誅而未嘗不坐之以辟則猶未爲失論失刑
也若以今日之事言之以魏忠賢之窮兇極
惡積贓無算而維垣猶且稱之曰厰臣公厰
臣不愛錢厰臣爲國爲民而何況李三才以
五虎五彪之交結近侍律當處斬法司奉
嚴諭初議止於削奪豈不亦如驕兒護之而
維垣身係言官不聞駁正又何尤于昔人之

護廷弼者乎而議臣爲謬臣不受也維垣又
折臣盛稱韓爌夫舍爌昭然抵觸逆璫抗疏
攖鱗之蹟而加以說情罔利莫須有之言已
爲非定論矣即如廷弼一事爌特票免梟未
嘗赦而欲用之也至廷弼行賄之說自是逆
璫借此爲楊左諸人追贓地耳逆璫初議用
移宮一案殺楊左諸人及獄上而以爲難于
坐贓于是再行覆訊改爲封疆之案派贓壽
比此天下共知者維垣奈何尚守是說乎至

不附紅丸與孫愼行君子之說臣言原非矛盾葢愼行清標故與王之寀不同議雖刻深亦不失春秋書趙盾之法使後之人加愼焉耳夫董狐不失爲直筆趙盾亦未嘗貶賢而以臣爲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折臣盛稱文震孟夫震孟臣不更論即如王紀清正著稱臣不知其與寃死之周朝瑞寃戌之惠世揚踪跡何如而但知紀以忝沈潅忤逆璫而誣斥震孟則以救王紀而降削葢均之得罪權璫

者也至以破帽策驢蟒玉馳驛此說何可全非夫刑賞出于、朝廷而榮辱因之若王紀之時已半是忠賢之刑賞矣維垣試觀數年破帽策驢之輩較之超階躐級之儔誰爲榮辱不特此也宮保蟒玉之劉詔何如桎梏械繫之耿如杞自此義不明而于是乎畏破帽策驢者遂相率而頌德生祠而希蟒玉馳驛者遂呼義父呼九千歲而不顧可勝歎哉至于批照告公祖之誘夫人盡能辨之甚當条

童蒙官吳時偶一犯魏獄而其妻貧不能斂乞丐里中震孟從衆助銀斂之事止此耳有何把持放肆而以爲臣謬臣不受也繼垣又折臣盛稱鄒元標夫元標之爲兩截人者以其前半峭直後半寬和耳若詆之爲要錢則又是極臣不愛錢之轉語臣雖斬首穴胸不敢奉命也故謂都門聚講非宜則可謂元標講學有他腸必不可謂聚講之徒不盡正人則可謂聚講之念盡出邪謀必不可且當日

逆璫之所以驅逐講學諸人而拆毀書院者
其意正欲以箝學士大夫之口而恣其無所
不為之心自元標以偽學見驅而逆璫遂以
真儒自命學宮之席儼然揖
宣聖為平交使講學諸人而在豈遂至此哉若
臣易名之議擬人以倫王文成武以濟文而
元標安攘之能或遜游忠介直而微隘而元
標寬大之度更優此為定論而以臣為謬臣
不受也維垣又極力發臣矯激假借四字夫

臣之此言正爲人之誣眞狂狷爲假名義者發也當崔魏之世人皆任眞率性而頌德生祠使有一人矯激假借而不頌不祠豈不感賴此人哉而非謂臣之有取于假及東林賢者之于名義盡假也東林已故及被難諸賢自鄒元標王紀高攀龍楊漣之外又如顧憲成馮從吾陳大綬周順昌魏大中周起元周宗建等之爲眞理學眞氣節眞淸操眞吏治成遺如趙南星之眞骨力眞擔當其餘被廢

諸臣之不敢疏名以冒薦舉之嫌者為兩開
之真名賢真豪杰士多有其人孰是可假乎
即如崔魏之满貫久矣使不遇
聖明御極亦誰有能攻而去之者乎維垣到底
以無可奈何之時為頌德生祠解嘲而臣謂
非訓也假令崔呈秀一人舞蹈稱臣于逆璫
其餘諸臣便亦以為不可異同而盡舞蹈稱
臣乎又令逆璫以兵劫諸臣使從叛逆而諸
臣便亦畏而從之以為適值無可奈何之時

乎維垣又言今日之忠直不當以崔魏為對
案而臣謂正當以崔魏為對案也夫人意見
不同議論偶異總不足以言貞邪如宋臣蘇
軾之于程頤交詆為邪而兩人並自千古
我朝大禮之爭論者亦多賢之而惟至品節
大關一失遂分霄壤夫品節試之于崔魏而
定矣故有東林之人當崔魏所恨而末路改
轍者亦邪人也其攻東林之人雖為崔魏之
所借而勁節不阿者亦正人也以崔魏定邪

正如以鏡別姸媸維垣不對案于此而別爲
中途溫解之喻將無不東不西半補半下忠
閣不又即維垣所稱鄉原之屬與總之東林
二字不當復言毋深服維垣無我更請維垣
胸中不存四黨之見臣亦絕口不復東林之
白矣茲之東林之取憎于逆璫獨深受禍獨
酷在今日尤當曲原其高明之槩不當復舉
其纖寸之瑕而紛焉徒爭逆璫以首功及代
逆璫而分詬斯亦爲不善立論者矣人才爲

可不惜我見不可不除衆孽不可不宣羣議不可不集

堯舜之主必不可須英雄之士必不可寡忠告善道之言必不可指爲生心害政之說願維垣之熟計之也臣鄉中之賢者亮節平心臣雖未嘗與謀度其不可以爲謬而幺麼胡煥猷何至拾其唾餘哉然而下士一言偶合豈必盡廢而反之古人有師馬師蟻者惟是魏忠賢之餘論崔呈秀之故智則必不可奉以

爲經守之不失耳臣以維垣操議愈爭不得不再剖析要于就事言事此外雖有見聞不敢旁參一語惟

聖明矜亮裁察焉

崇禎元年二月　日奉

聖旨朕總攬人才一秉虛公諸臣亦宜消融意見不得互相詆訾至于宣重鬱集羣議惟在起廢一節已下所司着銓臣酌確具奏該部

知道

禮科給事中閆可陛題爲起廢屢歷明旨酌用宜有定銜特因諮訪謬爲敷陳以祈聖鑒以惜人才疏

竊聞治天下有道不過親賢遠奸而皇上于大奸既鋤之後急于求賢不惟使朝無倖位且欲使野無遺賢一時諸臣遭逢明聖故薦人之牘無不報可而酌議起用之旨不一而足銓臣用是發一訪冊遍爲諮詢期于得當豈非體無遺賢之旨哉近又有

旨謂往年起廢不無冒濫可見
皇上于起廢一節至切亦至重也臣愚以為此
起廢亦畧與往年不同何也往諸臣中之廢
者或以黃髮來懸車之高或以恬退貌煙霞
之癖或以羸弱憚鞅掌之勞或以論列伏歸
休之地故當訪其年力聲望與居鄉狀耳而
三四年之廢棄者皆遭崔魏之毒手也彼其
人皆端方直亮秉正嫉邪寧不顧功名身家
而必不肯附權奸故崔魏御之遂橫加刪

害不問生平不分玉石莫不坐以東林門戶之名色而株連蔓引備極摧殘諸凡慘死者已不能起九泉而肉白骨矣今之所存者皆杖殺捶擊之餘也其骨梗介特之致已昭然在人耳目尚俟訪哉臣前疏所稱先擇其力叅忠賢及題差推升削奪諸臣早 賜霑綸還其原職者正指此也

皇上亦以臣言為然奉

聖旨這本說廢棄諸臣當先擇其力叅姦逆及

題差推升削奪的早與起用說的是至復阜
異廣制額并着該部議覆煌煌
天語豈非憫其無故之濫滯欲還諸　盛世之
人文乎知銓臣早脫啟事矣惟是在魏忠賢
未用事之時先經罷免及曾為撫按所糾參
又如初聽魏忠賢嗾使擊排善良後無當忝
小人無常之喜怒亦遭斥逐者此自當徐為
商確不得混而言之也若毫無分別一槩以
訪冊之言為據將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

心心有主喙喙爭鳴愛憎互出毀譽并存臣
恐意所欲與將以掄揚之口爲推轂之資意
所欲抑將以吹洗之求爲下石之計彼孤踪
寡援之士終無瞻天就日之期矣不幾虛起
用之屢　肯而負憐才之
聖心乎于是贊而爲不靖之氣憤而爲不平之
鳴相爭不已者未必不坐此也　臣　願銓衡之
司試查某臣所薦者幾人某省被薦者有幾
人取其明白顯著如　臣　所謂爲忠賢殘害者

允用數員以定眾情以慰衆望以息紛囂然後漸次酌別庶于無遺無濫之　肯其有合乎若必欲人人道好而始用之此又斷然稍世之鄉愿而後可即孔子且有叔孫之誚孟子亦來臧倉之讒況狂狷之間者哉　臣幷敢於廢棄諸臣求寬也亦非假　上之恩以示德也蓋天之生才不數世之全才實難舍短而用長棄瑕而就瑜盡除　前日羅織鍛鍊之習以昭

聖明山藪江河之量乃于　新政爲有功焉故
曰愛惜人才人主自爲社稷計又開進賢者
相臣之職須有憐念吳楚秦晉之才庶幾開
誠布公之道斯亦今日化方隅伸正氣之大
端也不無于　綸扉之地有深望焉臣愚無
所知識量咨訪而謬陳伏乞
聖明採納施行
崇禎元年十二月十四日奉
聖旨年來人才爲奸逆殘害者自當速起以平

人情其先經罷免及撫按糾察等官爲後議
說得是朕欲得覩廢棄諸臣進退始末以定
權衡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禮科給事中閆可陛奏爲閹黨建祠獻媚

顯干法紀懇乞

聖明立賜處分以暢公論疏

自逆璫僭竊 國柄叅科者一身九死則諂附者一歲九遷于是乾兒義孫爭先獻媚二三年來稱功頌德倡和建祠者幾半海內除臺臣甯光先所劾外據臣所知者尚有數人敢爲我

皇上陳之創建三祠者李蕃也聞其天津河間

眞定等處倡率士民醵金建祠上梁迎像行
九拜禮呼九千歲目中眞不知有
君父矣創建兩祠者李精白也　三王之　國
不行迎送而德州建祠親詣上梁何其悖逆
如此且迎忠賢金像旂幟上對聯有云至聖
至神中乾坤而立極多福多壽同日月以常
明若居然以忠賢爲有道天子者稱頌何忍
至此極乎乃若毛一鷺之建祠于應天與潘
汝禎同一作備姚宗文張翼明之建祠于湖

廣大同皆爲害地方至朱童蒙延綏建祠用
琉璃瓦劉詔薊鎮建祠用冕旒金像吳淳夫
臨清建祠毀民房萬餘間河南建祠毀民房
一萬七千餘間江西建祠毀先賢澹臺滅明
之祠諸如此輩上得罪于名教下播惡于生
靈處以不赦之條當無異同者也此外臣未
的知者尚多獨不可引退以謝清議乎然邪
正不同爭建者固多而剛腸勁骨堅執不肯
首事者亦不乏人臣鄉陝西省城鄉官生員

無一人請建祠者豈非馮從吾節義廉恥之
教所漸磨者深乎內有一二武弁倡爲創建
據呈撫按批行會議而强項之知縣姜兆張
力寢其事陝民之受福宏矣又聞山東議建
祠時鄉官謝啟元程紹恥于列名道府中爲
建祠而掛冠者尤有梁廷棟滤珣王堯民其
人也至江夏知縣王爾玉借熊廷弼贓事挾
其子索貂裘帽番布古董等物稍不如意嚇
以嚴刑致廷弼長男自刎于獄及來弼妻赴

縣堂稱寬復將立爾去衣責四十板天下有
此貪暴之吏乎至若德安知府李行志爲楊
漣賍事設印信緣簿且作募緣文不避時忌
應山知縣夏之彥傾家捐俸以助漣懸坐之
賍而保全其妻子爾玉視之當愧死無地矣
前眞定按臣宋師襄馬逢皐京通倉臣楊建
烈皆以不媚忠賢而降處例轉今逆璫已伏
誅而忤璫之豸使所當 賜還原職者也臣
又思逆璫用事時獻媚者爲固寵計諛曰不

得已也今
聖明在　上邪正業已分明而尚有譏訕鄒元
標馮從吾之李中正非宇宙間一怪事乎鄒
元標馮從吾之理學與楊漣之節義當並峙
爲一代斗山豈容輕議今其骨已寒其冤尚
未雪中正幺麼邪類乃敢出位妄言横肆詆
毀必欲使逆璫有子而孔孟無徒乃徒爲妖
人報復之計而自干名教不已甚乎至若起
廢一事　臣前疏謂當以黍糾逆璫者先與起

用巳奉 屢旨而數月來會推卿貳尚多依

附稱頌之人則今日局面亦槩可知矣其曾

經疏薦之沈維炳劉懋皆力救楊漣力參忠

賢者今且淹其啟事吝一原官餘尚何望哉

聖主當陽而群陰尚熾願

皇上深察之也伏乞 立賜施行

崇禎元年三月初二日奉

聖旨國家法紀與臣子身名原自相關這所奏

義正詞嚴但各官人品懸殊自有公論鄒元

標馮從吾理學素優楊漣節義尤著急當表
揚其鄉黎逆黨之臣沈維柄劉懋等速與起
用餘着該部分别議很

戶科給事中鍾炌奏爲微鋼人材有偏愛之毒幸逢
明聖有必鳴之情軫念全恃
宸慈加
恩摠歸公道疏

竊惟臣之于
君猶手足之於腹心均之手足也偏于一處血脉受壅骨節爲痛其相偶手足未必知惟腹心知之則必疏壅摩痛使俱無恙然後百體通泰腹心翕安矣猶兄弟之于父母均之兄弟也偏于一人履境獨苦蹙額含愁同居兄弟未必憐惟父母憐之則

必釋苦解憂使俱無故然後一家和樂父母

其順矣吳楚西江誰非 王土誰非 王臣

誰非

皇上父天母地所覆載之邦推心置腹所懷服

之地乃天啓七年八月以前逆璫播惡禍逃

一方儼然化外異域要衝並無一人可幸托

跡山林泉石縲絏邊戍被赦被逮被逐被戮

踵相接道相望骨爲白血爲碧也 國家三

百年來如振如璉所取其地而鋼之取其人

而殘之肆毒如是其極受毒如是其偏乎蓋其嫉諸臣之毒部院卿寺一筆都勾官詹臺省以次盡掃是 朝廷要權使之不得輙登也其陷諸臣之毒因親友以相及株師弟以相連是人間世講使之徒以結禍也其死諸臣之毒借名于

君父而實閹豎所以立威權題擬爲 國憲而實群小所共恣排陷是嚮昔白馬清流不圖復見奇禍也

皇上知萬爆就杖時內閣百餘揪髮拔鬚而毛髮半盡又喝令重杖立斷氣息乎劉鐸與劉莫敢收殮碎身零骨拋棄原壤乎楊漣左周等斃于極刑腐尸十餘日發出面目莫識手足異處乎熊明遇黃龍光徐良彥鄒維連鄧渼等賍完家破執殳投荒孤軍衣食無倚而衛所淩虐頻加乎其見擯于　朝削籍于家杜門斂跡御寬而莫可告抱鬱而誰為憐魏首河清延頸覗見抑何指不勝屈乎他處不

甚權逆璫之兇鋒獨數處爲甚他處不甚遭
逆璫之毒手獨數處爲全日講學曰門戶被
逮以此戍以此殺以此削奪以此究乎
謂門戶把持　朝政然彼時四方之士無不
同登于朝自假門戶爲屠戶爲阱門東南士
夫行殺竟同犬豕芟鋤不啻草菅夫解肢體
罪妻子沒家產發城旦禁終身以處置門戶
亦過矣況其不盡門戶也故必鳴之情鳴其
不平也崔魏焚林燎原之焰偏以灼爛吳楚

西江而凡諸三台八座之貴豈其極一時驪
虞鸞鶩　臣　同官彭祖壽曹師稷楊時化各疏
哀鳴思生于其地不同秦越相視詞臣倪元
璐局外發抒情見乎辭要亦忠誠所激人人
瀝血披心以地方諸臣條苦上告
君父之前　臣　陳乞亦猶是也夫
皇上不常動念諸臣乎　首示諄諄人情是乎
解網泣罪瘞骨賜環之仁洋洋露于言表今
日死者允卹矣更祈贈之以官與廕者則沒

後之榮稍償死狩之憐也戍者允釋矣更祈
復其冠帶勵以自新則生還之幸尤戴榮身
之澤也廢者議用矣更祈
皇上勅注冊擬品此其起見于　國家交抒好
生民秉但本我
天地之心爲衡量無預防聲氣之左以藪推則
藩籬之剖茅茹之連也
皇上試平心虛酌凡罪不至死而死死者之目
不瞑官不應削而削削者之心不服況一方

士氣否極宜開以泰抑極合當以伸兄弟偏枯非父母誰憐手足偏痺非腹心誰知乎夫門戶之說外廷倡之內璫借其局而用之璫惡假之外廷又願其勢而安之抑念人才係地方英華所萃天為 國家而生乃秪以供數年暴殄成一方冤抑則天憐之恤之培之植之惟恃有

聖明在上主持公道而已矣然臣猶謂此摧折者之愚即其賢也義子乾兒澳認可以媒進

即刻意力學委蛇不難自全乃臣鄉講學之摧禍已烈先哲之氣節常存首當杖殺首當棄市首當戍遣積威逼勒終是剛腸北城兵馬彭大科一鄉榜耳以不往肅寧府跪賀上梁後題陞工部主政留疏半載不下竟外遷一景東不可赴之缺以旋則鄉榜亦有強項者也臣鄉之壞類惟曹欽程立糾者即臣同鄉至忠賢謂西江並無一好人其所謂好不好是何等樣而亦足見臣鄉人品之槩矣于

吳于楚于晉于秦可類推也臣於方隅畺論

懇

皇上加　恩非過見也特從人情之不平抑求

其平于

皇上伏惟　敕下該部議贈廕于死臣復冠帶

于戍臣而持大公無我以錄用摧折偏多之

廢臣則衆鬱宣羣心定矣

崇禎元年三月十八日奉

聖旨

戶科給事中張承詔謹奏為廢籍欣逢拔
茹輿情望切彈冠敬附舉知之義以佐銓
除并申卹贈之 請以慰幽忠疏
臣竊見中外喁喁仰望者無如起廢卹忠二
事蓋當元兇毒焰薰天奸黨廉隅掃地諸臣
即不敢與媚吮之徒共苟富貴豈不能以脂
韋唯諾之術自保身家而勁骨難柔捐軀靡
悔生者固天使磨鍊精誠為
聖主翼中興之景運死者亦天令挺植綱維為

聖主醒一世之人心茲幸　綸音屢渙欽意錄

眞才于錮籍昨銓部仰承　睿斷列名上

請從此正人漸進鬱氣漸舒立見師師濟濟

之風共弘光明俊偉之烈臣何幸而躬逢其

盛惟是積有眞聞眞見亦足仰佐平明者敢

爲

皇上陳之臣生長江右待罪吳門兩地至稱往

國自魏崔煽禍大僚聞其無人即臺省部屬

晨星落落吳郡止一清貞澹介之陸文獻僅

留碩果終㫺積薪其他貢霖爾濟川之略無
回天貫日之忱及折衝久堪籌邊廉節允堪
師世者一槩棄擲訪册姓名數倍他省已蒙
聖心洞鑒矜憐獨至今兩地名賢已聞登銓除
候補之列者臣不更臚舉而啟事未及或諮
訪尚遺者在臣鄉不有畧豫救時望崇調賛
之鄭以偉乎其知幾勇退超然繒繳不尤高
乎熊明遇李邦華徐良彥不素著風裁兼饒
康濟乎易應昌熊德陽李日宣不聲高蹇諤

志擊鷹鸇乎黃龍光熊化非清絕一塵壁立千仞者乎鄒維璉徐大相非有聲銓司無端詿誤者乎樊尚燝非攖崔呈秀之鋒而罹禍溫國奇非以劉鐸桑梓而被錮者乎雁暴郡則胸富甲兵名高鎖鑰不有申用懋乎其力救有才品之劉永基而罹擠于極荻極寃之劉詔不尤卓然乎清真絕俗鴻碩匡時不有吳默乎其公輔望隆才名賈忌不有姚希孟錢謙益乎身遠塵污翛然瀟潔不有王燾

堅劉錫玄乎錫玄雜口貴州之功志堅欲[illegible]
長安之夢亦可稍破常格以獎恬抑競乎臺
陸康稷兩邑循良卓冠佐銓允愜輿情辣手
驅除正陪並削令清論已明尚僅還原官乎
又有臣所共事而心服者練國事飭漕甦運
孫之益鑑空衡平洸萃禎以霧晃之風中含
沙之射不當並還其故物乎楊弘備備兵幾
甸沉斂當幾請覆萃屬令忽掛彈文不疑人
豈兩截近見參牟志夔者謂翹蘖迷心雖察

典方新而酢蒙糊塗之彈文或亦可昭雪乎

更有臣自南來沿途傳誦如程紹謝升櫻忌林居曾其鄉議建逆祠地方官逼勒與名籍臣俛力與拒甘心忤奸呂純如遠蔭桐封備供億之煩困抑閹使之咆哮幾陷不測而亟月懸令之田一鳳一鳳邊怒亦可長錮乎以

上諸臣或曾入薦章或未經推轂乃

上既如天而如日小臣復何疑何嫌而不以冬

告也臣又念死事諸臣如萬燝楊漣周順昌

高攀龍周宗建周起元黃尊素李應昇魏大
中周朝瑞左光斗繆昌期表化中夏之令劉
鐸等盡
累朝培養之正氣而煅煉于吉網羅鉗悲淒于
圜土榜掠命輕了于半夜之土囊䰟難招于
萬里之孤櫬血肉淋漓蛆蟲臭腐身後聲不
能完懸坐之多贓子毋孤嫠伶仃流丐直堪
慘日愁天痛心酸鼻他若鄒元標學探性命
身翼倫常勞節概于千尋挺忠猷于百折此

亦未可斬其易名之典也嗟嗟諸臣死矣九
泉之碧既化千秋之骨猶香死復奚憾而
聖主勵世磨鈍之機惟令抱忠而死者盡蔽光
華斯使敗類而生者難施面目望
皇上推廣贈卹楊漣萬燝之倫乞遍卹忠魂而
伸士氣所關世道人心豈渺小哉年來狂瀾
既倒廉恥喪盡如剏祠裝像倒身叩祝之黃
運泰以戒得之年踞脂膏之地登場傀儡歷
聽不靈鼠腹已盈久當知止津門何地督餉

何官既經旨簡豈可　覥留董戒中察處刑鄒灘
躋清秩惟善趨炎他無技倆然死灰則備乞
憐搖尾之態戀破甑又逞羣噉射影之巧如
灑血全城之表崇煥舉　朝方延頸以望其
來彼獨搖鼓以阻其進反覆機鋒如鬼如蜮
或有所中耶此兩臣俱日暮途窮不知人間
有羞恥事豈可玷清華辱節鉞以忝封疆所
當均應斥褫以警官邪者也夫如是衆正登
庸羣小屏伏門戶東林誰復墮一網錮人之

雲霧東西南北且遂破二十年不化之籓籬矣臣又因是而有世道汪洵之議也天啟七年八月以前舉朝若狂奉一婦寺尊事嚴劾言官頌業除糯壯媚奸狀外別無新來所不可承讀要啟七年廿月以後乘是請敕擒亦遂劍爭是問當道遂張嚴言盈廷群攜甚車何向前者象賜壹遂梟而後逮象朝陽逐爲哉始知轉移化導之權森

皇上不在臣下若夫孤忠植節之士得之甚難

推之甚易愛惜人才
人主自爲　社稷計非虚語也伏祈
皇上勑下吏部即將鄭以偉申用懋等速爲起
用萬熛周順昌等郵錄前疏所伏候補諸臣
應否如臣同官汪始亨議遇缺新舊簡用内
陸康稷應否如樞臣霍維華疏仍照原推
至斥黃□奏董茂中以爲寡廉鮮恥妄言淆
亂之戒將仕路愈清人心愈奮矣
崇禎元□□□□二日奉

聖旨

刑科給事中曹師稷題爲特陳旌忠擧蕃之議以明
憲典以勵有位䟽
臣備員刑垣深推刑獄之失無踰枉縱二字
其枉之失至崔魏之世而已極其縱之失雖
以
聖明在上而所司猶有未免年來諸臣死刃死
獄死杖慘動
天地從古希聞而一時深文附會者疑若有罪
焉幸

皇上首鑒楊漣之忠　勑部議卹自是諸臣紛
有哀鳴
皇上諭答如響然猶或以爲冤慘堪憐云爾嗟
嗟憐之一字豈諸臣所甘受哉備觀諸臣當
日立　朝之節或以忠著或以清稱或風采
自持或經濟自命各有一段千載不磨之氣
其開罪逆璫遘斯奇禍並有昭灼可見之跡
至于從容就逮視死如歸眞有塞天地植綱
常之氣假令當時稍肯委蛇屈節寧止保全

性命猶當不失功名夫倪文煥梁夢環等其
始豈不亦怵然驚弓而隨以喪鬼墜冤因而
叱癱痱痔此固向者諸臣所爲寧碎首滅族
而義不出此者也今諸臣骨朽名香快然無
憾
皇上褒䘏之　旨自是爲萬世旌忠不止爲諸
臣吐氣而椎恐所司不明此義非悠忽而付
之姑息則祭賻兩觖以尋常幣　國家褒忠
激義之文下同祭厲祀殤之典此固臣之所

大癰也至若虎彪之爲逆璫腹黨同惡相濟援以交結之律豈有首從之殊即恭誦

聖諭忠賢串同心腹酷刑嚴拷誣揑贓私立斃多命豈尋常貪酷武弁者比而牽引以爲諸奸出脫且監候必于原籍充軍必于附近妻子田園亦奉如故寶山金穴之藏晏然物議沸騰豈曰無根乎今劉志選梁夢環劉詔李永貞等並奉　旨提問矣諸奸罪案深重照著非有曖昧可用推敲臣　誠恐法司復視前

人之故智以蔑虎彪者蔑請奸非惟 聖遜
不作亦何以為萬世人臣之戒又臣之所大
憤也自枉之一字推之則不惟死者枉被遣
削奪者亦枉
聖諭所云借 旨擅將敢誅忠直之士羅織削
奪慘毒備至者鉄案也今月起廢非獨愛惜
人材直當辨明寃枉如以典試處枉也而顧
錫疇方逢年等不與陳子壯並用則又枉典
試者起而救典試之御史劉廷佐不得起則

又枉曹學佺文人也以文見擯枉矣而借題
以錮按臣王政新則又枉逼內宜禁也而錮
首參客氏之王心一等則又枉以封爵媚璫
而誣平人爲奸細枉也乃守關主事陳祖苞
不肯昧心誣殺六御竟忤忠賢從呈秀疏中
落職則又枉他如守正無罪之唐紹堯搜括
被誣之楊嘉祚樊尚燝房可壯封疆無與之
方震孺薦主牽害之徐在中等俱備苦毒幾
經勘明而終置投閒則又枉大抵矯借傾陷

與言者何關而欲固守崔魏之法牢不可破此臣之所不解也以縱之一字推之則不惟寬虎彪爲縱其寬建祠者亦縱臺臣寧光先所云 國法天理人情三不容者公論也然在逆璫用事時或曰獻媚耳至

聖主當陽誰不回心易慮而楊邦憲姚宗文敢奏無將之牘及通政司不敢以聞家人竟入直房挾璫勢以肆欺慢視

皇上爲何如主今奉 旨處分而不先罷斥失

刑莫甚又臣之所大懼也伏乞　勅下所司各秉公心持以定力褒忠于已往必有以發其幽光癉惡于生前務有以成其確案寃抑顯著千秋何待私家之評注撫臣孫重一省寧堪邪媚之父居至于在京在外監禁多人嘗奉會審確議之　旨而臣以爲在獄諸囚有原係廠衛緝獲者有他事捍網不關緝獲者有深文陷害者有事繇自取者有揔之按律依情輕則涣以寬條重則還其本罪無枉無

繼則人心平而國法不失矣臣在刑言刑

大義如是伏惟

聖慈裁察焉

崇禎元年　月　日奉

聖旨慘死諸臣皆以清忠幹濟自持朕用特嘉優卹李永貞等既付法司當依律問擬顧錫疇等王政新等已經起用陳𥓓苞不肯媚權誣殺具有風節即與銓補原官唐紹堯無罪繫獄准起原官餘着該部酌用所㕘楊邦憲

姚宗文奏牘情節即勘明來說在京在外亂
禁多人務要按律酌情分別具奏該部知道

南京吏部文選司主事臧照如奏爲 聖
世作新當首崇易名之典 明綸求舊宜
獨持正論之衡謹陳芻蕘末議伏祈
聖鑒採擇仰佐平明以振
中興鴻烈疏
臣
叨中萬曆四十四年進士除授行人司行
人尸素八載碌碌牛馬塵土間未有纖介報
効恭遇我
皇上龍飛御極廓清逆黨闢門籲俊海宇咸慶

千載一時譾劣如臣荷蒙拔授南京吏部考
選清吏司主事謹循職掌擬效涓埃伏睹鄒
忠起廢屡屢 明旨竊思鄒以彰
主恩止慰九原寃抑謚以定臣品實垂萬世楷
模用舍在諸臣係一身之出處猶輕是非在
天下關公道之顯晦甚大以鄒忠論頃楊漣
特恩出自
聖斷通國額手稱頌此外慘死如周順昌高攀
龍魏大中周起元左光斗李應昇等並蒙

聖諭分別褒卹矣第二三預德大學士林文鉅
太山北斗者猶一世趣向所以將新易名
華衮何以鼓舞人心撥轉維新世界 臣謹採
輿論得應謚三人鄒元標高攀龍趙南星是
已元標劾權相張居正奪情幾斃廷杖立
朝終始一節闡道淵源正傳共仰儒宗獨標
臣鵠攀龍抗疏忤時謫與史幾三十年講道
讀書潛心二程性命之學晚歲始出晉秉憲
紀首劾崔呈秀旋被誣陷自投汨羅觸邪懂

慨洵是天植忠貞就義從容猶徵學問得叔

南星秉正執法爲

昭代第一考功追陟統均簡拔正人謝絕僥倖

近遭崔魏揑搆家破身殞品量當世節操最

秋追思崔魏擅柄時使三君子中得一人秉

銓總憲豈坐視潰亂至此臣查 大明會典

一欵凡大臣節概爲 朝野具瞻公論允服

者具請謚號三賢允孚公論乞 勅下該部

議覆於文清忠介節愍諸謚中酌擬二字上

候

聖裁當此羣心波靡之後借此銓典判是非定案使曉然知

聖衷加意名碩耳目聳而頑懦立振準的定而紛嚣自消固今日作新第一義也以起廢論卿貳如李邦華孫愼相詞臣如姚希孟錢謙益科道如許譽卿吳甡侯恂劉茂部臣如孫必顯鄒維璉徐大相華允誠並著風節多列薦剡獨二三孤介爲時論未剖者如劉宗周

首劾客氏魏忠賢幾致　廷杖賴閣臣葉向高力救獲免嗣轉光祿丞時通籍逾二十年猶嫌速化遽引疾去後陞通政隨乞骸骨歸中以進禮退義隱諷當時之主寺人者竟被璫削奪海內推清介第一流今未聞言及之且有譏之為鬼蜮者夫宗周而鬼蜮也彼有靦面目輩顧反得自命為人耶孫愼行清修介操品望昭著乃闇訪冊中欲削其名至不得與幺麽李可灼並存賴有力爭者始得附

載文震孟疏救鄒元標忤璫請降復加削奪
近猶有苛繩者三臣本末昭然乃爾異同(選)
不能解也況揔論叅劾崔魏當錄叅劾之最
先者揔論崔魏摧折當錄摧折之最先者譬
之禦盜者必以盜初入門衝鋒被傷爲首功
又譬之評貞婦者必以初挑即拒守死不從
爲貞節乃近年被處未煖林泉之席者先登
啓事而首攖兇鋒夂錮丘壑之賢翻費推敲
輿論不平莫此爲甚且崔魏借東林傾人今

言東林來臣崔魏借門戶錮人今言門戶來
臣益賊殺人之戈矛仍挾之以芟良善豈樂
魏餘習一時未易湔洗耶諸臣中獨耿如杞
大節不撓虛中無我真可稱中立不倚賈難
春向時意見間有同異近能撤去畛域既語
持平可謂真能仰體虛公明旨者其他非
臣所知臣未識公論之何時定也伏願
皇上俯加鑒察如果臣言不謬乞裒俞議與嶽
促訪冊庶上昭摩勵下化黨爭若周順昌魏

大中一生氷蘖家徒四壁坐贓株累孤嫠覊
不謀夕倘如楊漣例給銀贍家此又出自
聖恩優渥非臣之所敢言矣臣幸值昌言無諱
之　朝方將遠辟　闕廷職掌相關倘不一
抒微忱仰負
聖明俯徹無隱敢爾披瀝冒瀆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崇禎元年二月二十五日具題二十八日奉
聖旨易名重典非官評鄉評考覈極真不以輕

昇卿元標等三臣品行着該部博集羣議確
明具奏以憑朕裁起廢核實已有屢旨凡為
逆璫摧折所最先之人與首劾逆璫之人允
宜起用不得苛求耿如杞賈繼春之大節辦
道了周順昌等慘死可憐恩卹宜優着該部
酌覆

江西道御史葉成章題爲眞才當求實用舉賢要在眞知謹據見聞之最確者開列上請懇祈破格大用以光盛治以固封疆疏

我皇上御極以來手握太阿破權奸之黨一時媚璫諸建生祠及稱功頌德者不啻百餘今具疏進呈御覽諸臣夜氣自在討常披靡而退士路澄汰

象正漸次登庸何俟臣贅惟是一二真才真品者有不與世事浮沉祗爲 國家効實用人所不及舉而臣獨知之者如原任湖廣左布政李叔元論者齊魯而聲無留良督儲浙越而糧有餘積其轄楚也力爭貴州運夫一事活楚數萬家辛勤拮据節省貉藏三十餘萬尚足供蔡伕一六入黔之費而下手者反以楚餉不繼爲辭亦苛刻矣今部覆已明有聽調之 旨而尚爾投閒也原任福建參政沈

萃禎初督荊關纖塵不染惠及商人出守姑蘇時臣爲屬吏相戒以撫字相勗以恬澹未嘗取蘇人寸絲尺帛蘇人至今尸祝之分符入閩適當以海夷之變經理輯安指揮旬月而海氛漸息叙閩功與焉乃當逆璫用事之日爲逼內之屬官曹欽程所誣陷坐以降級而身甘林壑以待時清原任太常寺少卿莊欽鄰先任銓部掌選時關節不到甚得銓選之公科臣李恒茂之叅疏也但曰乞加罰治

以為不管六選者戒而已及逆惡魏忠賢因
不得干以私謁　旨削奪之然其本品原
不可掩也向者大工頻興錢糧出入逆璫之
手莫敢過而問焉原任工部員外劉鐸長於
該部職掌疏入力爭裁減起運于街石工費
輕擦虎鬚矯　旨降用未已也乃因其填補
潮州府推而併削奪之節省何罪而遭此究
抑哉此四臣者或為　臣同　里或為　臣　舊同官
知之最真在司道則無負于司道在部寺則

無負于部寺皆能以實心任　國家艱鉅者
使之游優丘壑終焉野有遺賢我
皇上側席而求可使若臣終廢于
聖世乎至于封疆多故遼土未復近復以收降
一事沿邊諸鎮在在告急此時師中之寄更
須得人如見任口北道張宗衡向守松江提
得葉朗生之黨逃跡于江湖者地方賴之又
内監李實恣肆妄行徵其虎役即遭毒手而
不懼也葛九思巡邊吹毛求疵無所不至卒

無一毫可爲曰實雖九思不得不一面矣此又一段獨立萬仞之槩不畏强兇不辭勞瘁畀以節鉞爲北地長城矣又如見任懷隆兵備道項夢原旣文經而兼以武偉允爲萬邦之仰與夫條議邊事之申用懋慷慨談兵之須之彥功在滇南之傅宗龍縣令選守習熟薊門要害之寺臣張廷拱其在南職方考核軍政能杜絕漕犯之王象春皆負邊才重望者申用懋旦夕當入啓事楚項夢原須之彥

等亦當置之夾袋中以備閫外之寄者也伏

乞

皇上鑒臣所舉皆出真知諸臣皆抱實用非市

恩以阿所所好者即將起廢李叔元邊才張宗

衡等

勑下吏部破格擢用則師師于朝桓桓于野內

安外攘在指顧間耳

崇禎元年　月　日奉

聖旨

頌天臚筆卷之十六

吳門布衣金日升茂生纂集

啓事

吏科都給事中沈惟炳題為微臣奉 簡

首垣恭陳一得以襄 王道之蕩平解朋

黨之綱羅疏

臣 蒙

皇上不以臣 不肖拔自銅籍尋長六垣臣 自思

授任非據無能報答但矢公平二字仰佐

嶽猷每見諸臣相怨一方各修營壘稍不得
意便起黨同　臣　實異之今政出於一大道爲
公臣寮又何同何異但公是公非之所歸即
好義者不能避之此而論之曰黨非也　臣　謂
原無異同但有邪正當日之附璫者爲邪則
忤璫者爲正此而擠之以黨則崔魏諸兇之
日黨于　朝耶黨于野耶諸臣不見漢唐宋
之巳事乎當時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
正人爲邪何從分別然顧厨俊及諸名流及

雒蜀朔諸孤傳之史冊終不得自爲邪人敎

白馬清流之禍遂與國運相終始此可爲痛

哭耳

先朝諸奸又變其名曰門戶曰東林以致禁逐

死從傷盡元氣則黨禍又倍于前代矣自

皇上御宇撥弃不談乃幸得一年清淨同寅協

恭今何可再搆此端以開

聖意之格而布從前之網　臣　原與諸臣約共事

聖君各陳意見方隔之介勿畫盡東西南北皆

是　盛世之臣今昔之怨宜忘若報復往還安有窮極之日議論不必其盡同總期爲國家起見但消客氣而伸正氣可全收其益也行徑又何必其類合要于職業規人即化小人而爲君子亦吾儕之事也大凡廉恥風微只因貪戀心熱即如娼嫉計很亦因搶攘念濃人生無百年之功名而有千秋之品望當任不任與當讓不讓皆非所以自處願諸臣之深思也臣　更有感焉數百年來阿比成

風見衰闒而不敢補但俾威于鷙擊代姦黨
爲驅除　朝廷幾乎無諫官矣當楊左之世
即崔魏之人亦變而爲楊左之言當崔魏之
世即楊左之人亦變而行崔魏之事人心善
幻世界轉蓬臣歷覽流風每爲浩歎迄今乃
見有能捐官職性命爲　清朝諍臣者
主聖臣直于斯爲盛
皇上作人之効不彰彰乎至舉　朝皆慮有不
測而　睿鑒獨與嘉納可見

剛主可與忠言

聖心原喜受善特言者不無激射故

聖怒亦時有裁抑耳章允儒過激于　廷爭誠

覺有未融之意見然持論未始不正則言官

職掌自存房可壯昔且甘爲罪民在今何難

于降級然孽非自作則公怒亦或可原此二

臣者以百折餘生仰承用舊之　旨而再罹

錮衡不竟其用時論惜之若瞿式耜則新進

小臣誠未諳封駁之體而輕議大臣去留然

遇事陳言心實無他　今三臣既被處分臣何敢代求　環賜但一將而逐三言官恐此後會議會推諸大政竟無敢爲冢臣佐末議者耳若三臣自新則用舍皆屬

天恩而貧賤何所不得其又何求焉臣既受事吏垣謚不容嘿敢循職守以副言責即云不得其言則去臣豈甘之伏乞

皇上速行

浙江道御史王道直題爲微臣陛辭有

日憂時無窮懇乞

皇上嚴邪正之防屢制復之關以力持世道永

奠泰寧疏

該臣備員臺班矢心言路已乃浹歲頃者循

次輪差承乏蘇松受命飲冰行將

陛辭而往竭蹶受任顧慨忖時事有不能已于

言者臣竊見今日之天下非無事者也其以

爲太平無虞者皆醲近喜者也即如奴雖未剪

捕患方殷流賊披猖于關陜海寇跳梁于閩越奢藺諸酋尚復鴟張于川黔征兵就餉是可容緩圖而臣所謂此有形之憂顯在疆場者也邊徼督撫得人合師武臣之力可立圖廓清者也其最隱憂者乃在大姦脫距之餘當 國法既伸之後嘗苦于正人之無所容而恒患釁隙之巧有所借蓋數年來附逆賊臣屢經 廷論交摘

聖斷迅決諸罪逮問擬辟黜逐遣戍諸案已合

雷霆之章而伸斧鉞之威矣取彼奸人投畀
有北投畀豺虎詎足云耶而臣 切慮此輩若
翟維華楊維垣等實煩有徒其伺隙密而圖
復最巧也彼夫名利之心未斷窺瞷之術斯
工或引憐于兎死狐悲或聯類于遠交近攻
一隙可乘輙藉爲反案之囮片瑕可攻便借
爲營壘之窟巳不必以身出而張羅設械有
轉展布置之方事不必與巳類而緣引附合
有層疊脫卸之計招類呼朋唬唬思逞其心

何嘗須㬰不欲掀駁正論仇害正人哉蓋恩
宋臣蘇軾之言曰小人心自知其負天下之
怨而君子之莫我赦也則將日夜爲計以備
卒然不可測之患旣敗矣尤欲維其墜而挽
其絶是以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
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潰決而不可解連控
而轉㭊尋此亦千古奸邪之鏡也倘于邪流
除之不盡者萬一根連蔓引能無拼陷正類
梃杌　國社所謂小人之害甚于戎寇者也

逖稽有虞之世放流竄殛以禦四凶凶厥後共工驩兜諸人不聞當明刑之　朝終移幽州崇山之法則以去邪勿疑自古帝王見之明處之斷而且持之久而不變耳邇者附逆諸奸百倍于四凶

皇上執法芟除無一可假借即有未盡餘黨見今　訃與在即主察者從公處分當自無遺類乃臣　欵欵之愚則惟願

皇上終始如廷決勿使既燼之灰吹煽于復燃勿

使講張之幻妄附于名流已經逐者勿令伏莽而巧爲中下司寇者勿令借題而詭爲脫要使衆正各安其位而盡其職永肩一心以維此寧謐之世即而南北交警奴虜未靖而撻伐四張　廟謨神筭應之裕如羣力翕然輯睦不難轉有故之秋爲無事之時也不然猜疑之端生則反覆之釁開反覆之釁開則傾險之毒深恐在仕路之紛囂其害尤小而在世道之治亂其害更大大夫獨不思今天下

乃
皇上獨攬洞魁撥盡重氛陰翳之宇始得揭而
重朗于斥邪反正從剝得復不知何如屢歷
廣思則崇正以防邪由復而處剝使世宙嘗有
泰而無否我
皇上英明剛正固知其持之審也臣之殷憂靡
極不揣蠡測妄干
聖聽如此臣不勝悚仄待
命之至

聖旨

崇禎二年二月十六日奉

福建道御史張三謨題爲圖治貴于有方上下道宜交盡備述治亂之形任事用人之法仰祈

聖明採擇疏

伏惟天下大勢不過治亂治亂之形決于君臣而願治之君世不嘗有治少亂多理有固然三代而下若漢唐諸君其間勵精求治聰明絕世蓋亦不乏吏考其時卒未太平者何也或輔導無人或操術未審或時勢多艱或

始終有二徃徃虚愿不至空談無補良可深
悵由斯以觀非其欲治即治明矣今以
皇上神聖矢志唐虞海内治平固翹首可俟然
然泉達不無賴于引伸循環倚伏當下培植
謹凛即今民生邊計已處其極人心物情多
有可慮欲預防之葢邪正不明是非不審雖
堯舜不能以治天下則夫雪寃起廢驅佞觸
邪雖屢經陳奏幾至厭弃而褒徃勸今懲前
毖後去[illegible]今急務誠無過此迨具綱舉目在大

存政行于以辨有位之貪廉懲職守之勤惰
議撫字之良方務戰守之實着則太平可望
也治亂之形非洞然于
皇上之心了然于
皇上之目不可者夫其所謂治者何也野有安
養之風　朝有順適之象君子進而小人退
道理勝而勢利衰者是也其所謂亂者何也
士民愁苦縉紳痛毒小人操君子之命勢利
居道理之先者是也乃其治亂之故則有數

端臣請畧言其槩總之上下交修則治交諉則亂上下相合則治相離則亂人君用人則治獨用則亂任理則治任情則亂共任則治偏任則亂課實則治循名則亂精明渾厚則治委頓操切則亂尚德則治倚法則亂納忠受諫則治喜佞好諛則亂大臣責難陳善則治諾諾傾側則亂進賢用人則治妬善嫉能則亂通時達理則治不學無術則亂開誠布公則治懷私任己則亂主持擔當則治波靡

依阿則亂赤心白意則治包藏隱伏則亂此
臣奉法進業則治謀進營利則亂直節敢言
則治緘默固位則亂
皇上試以此觀之爲政不在多言取舍自可立
決矣至于最切要吃緊關于治亂之大者則
無如輔臣臺諫夫輔臣者任天下之事者也
臺諫者言天下之事者也
皇上有意與治勢不能不與士大夫共之則不
能不與輔臣臺諫共之以今因循成風積玩

既久我
皇上嚴明振厲提挈于上誠爲至急臣伏覩大
心壯氣闕于 國運寛猛刑德貴于因時三
四年來海內士大夫横遭崔魏之禍心志俱
喪意氣摧折于 國家陽明之脉不無有虧
幸逢 天日有若更生
皇上御極之初宜去其煩苛陵訐之習示以寛
大優容之意赦小過細言以存大體道德齊
禮培養正氣振厲風節庶尹百司自不跼蹐

于天地輔弼臺諫當使并重乎 朝廷至乎緘默成風有識所歎頃年以來人思自効公正發憤葢不爲少方卜中興之有機慶嘉言之罔伏然當玄黃交戰之時邪正互爭之際不無煩于章奏奮乎筆舌說者以爲不諳事體實開

皇上厭薄之端近見乎臺記註毎多切責之語紛囂固雖自有人而通傳海內泛登史冊一時言路黯然無色 臣 竊疑焉葢人臣忠非天

植本易容默一經消沮其氣將竭言路漸輕
恐或偏重萬一是非可否之間有所倒持誰
爲爭者以臣思之天下治亂之數非言之患
而不言之患也非禁之使不言之貴而導之
使言之貴也獨其人多則不能者當言即言
不能無疵然好問察邇隱惡揚善夫舜大智
度越千古不出此道惟望
皇上以舜爲法舍短取長猶有裨補臣聞君德
無爲臣道代終罔知罔兼君德所貴

皇上臨下以簡御衆以寬宜總其大指以責成功專令閣臣盡心輔導調燮諸務票擬一切務以成就君德符合輿論或有所失諸言官不特爭執事關一節無干清議惟當就事論事固不得爲輕薄詆毀之言以傷大臣之體大臣亦不得凡因小言輙求引去務秉虛公以成休容之風蓋人衆言多固易紛囂而知者必言言者必盡則公論常伸清議不泯雖有私心不敢顯行其非大奸大詐必無所容

以致大亂如此則事無掣肘之虞臣無專擅之亂

皇上可以不勞而理無為而成方將設為鍾鼓磬鐸以求天下之言豈厭章奏之多批答之難有煩

聖躬哉臣奉命按閩將為萬里之行日遠闕閣敬竭芻蕘上干

天聽伏冀

聖明省覽臣謨幸甚

崇禎元年八月初五日奉

聖旨治亂大關在輔弼臺諫各得其職良是若

輔臣盡化成心臺諫不爲謬論于治何有當

繹斯言該部知道

河南道御史范復粹題爲仰遵　明旨舉用眞才以襄盛治疏

臣　恭逢

皇上求賢圖治集思廣益當

明聖之朝而不盡以人事君之義則羞班聯愧衾影矣　臣　曾爲理官任開封五年奔走兩河諸郡一時人才彬彬蔚起不意忠讜爲逆黨所摧正士爲奸臣所擯今載名訪冊者皆有品之臣也　臣　因其品而臚列之補其所遺陳

胤叢汪輝端雅純正之品也周之綱喬允升正直剛方之品也周士樸彭覲化方正純良之品也李若星熊奮渭揆文奮武之品也呂維祺清貞孝友之品也侯恂侯恪弘毅精貞之品也練國事劉之鳳楊玉珂直亮卓磊之品也袁可立[illegible]克儉劉可法馬從龍持重老成之品也周汝礪清貞不阿之品也訪冊中可覆視矣又富學稽古之品無如蔡毅中老成正大之品無如侯執蒲梁克從而訪冊未

載豈一代之文獻典型不當收錄耶夏之令

其甦甚慘蘇繼歐其縊堪涕　優卹宜渥矣

以上諸臣皆　臣　目擊故敢入告　臣　夙夜籌思

惟邊疆爲重舉邊疆之臣無如李長庚袁崇

煥崇煥有保城殺虜之功長庚有鎖鑰司馬

之望宜馬上速催萬難再緩而無識之臣且

欲禁崇煥之出何也又原任道臣王弘祖夙

著績于嚴邊汾陽望重又藩臣曹文衡久乎

妖而勘亂韓范名高宜急用以儲節鉞之選

一與臣共事一官于戶鄉臣知之故敢舉耳然臣猶有進焉國運之隆也必須清節之臣以壯
廟堂之色服藩屬之心臣家居讀禮時詞臣姜曰廣科臣王夢尹奉
命朝鮮當奴焰方張鯨波正惡彼鮮人憚毛文龍逼處陰懷携貳兩臣泛海濤中出島嶼外潛維其心迄今猶不敢稍携者二臣力也二臣何以得此于朝鮮哉以彼因徃例逢天使至則供億苦于奔命物力竭于誅求二臣兩袖清風

秋毫無犯鮮人羣相驚服頌天朝有人即小
童下卒無不知名至今香祝可謂不辱
君命有功邊疆者矣詎意持節甫還而奪逐立
見耶王夢尹已赴召矣美曰廣宜速催供職
令鮮人聞之勿生二心所關非細也臣居東
海知之最悉臣不言則二臣之清節不顯且
無以厲世而磨鈍臣之所不敢隱也今督師
王之臣議去矣之臣亦夙負品望但收降非
策臣恐留之城中爲奴爪牙處于近地爲奴

布局勢蓋從封疆起見點破數言令督臣閻之早爲區處勿爲紙上安插姑爲支吾之計而西虜難恃降夷難用正貽代之者又難措手也臺臣袁弘勛安邊定畫一䟽舉樞臣閻鳴泰以代之隨舉王永光以代鳴泰是目前緊急願會推酌定勿悮封疆也若恢復大計之䟽樞臣須實行之訪者速與啓事若蔡毅中侯執蒲梁克從彭維城梅之𤅷併議起用而李若星尤悉兵機王弘祖曹文衡宜推邊

撫袁崇煥李長庚姜曰廣速催前來以備緩
急以資彈壓而非職劾一官者所可比及也
邊關重大宜速會推更新
皇上嚴諭諸臣各修職業共砥清節凡奉命者
當以姜曰廣王夢尹二臣爲式品望矯矯無
爲靡靡明垂　睿斷而獨持　太阿之權轄
臣和衷而共轉元化之軸至　廟堂有折衝
之精神而奴患不足平矣
崇禎元年　月　日奉

聖上閱

江西道御史郝成治題為共躋登言之路首明立言之心務以大義相維勉圖報稱疏

竊惟臣以一介書生備官楚徼遊觀往事之變徒結感憤之忱茲幸
聖主龍飛小臣雀起
皇上既親簡六十八人之雋而課之言敢不畢殫六十八人之心而獻之　寧顧臣於此輒有餘慮者何也庶臣方新之氣議論各有披

陳

聖主虛受之懷肝膽不妨並露願茲諸臣先自

告戒曰登奏有體毋繁詞納約以規毋責說

言必本其所獨信毋嘗疑事必伸其所共明

毋執臆小人毋敗于私智之相援毋黨同君

子類傷于意氣之相激毋伐異業比肩以事

聖明曾何分于南北東西誠磨厲以見生平須

決向乎正直忠厚要歸立言之心正而後表

言進讜言平小臣謀大臣斷願我

皇上虛中以察之即 諭閣臣端確以擬之是非有真毋徒避紛更之名而置不論可否易見毋偶因譸張之舌而姑兩持夫引伸觸類事在迎機而乘時致

主人各有志大臣若一力擔任小臣自萬口皆齊此臣於諸臣進言之始而尤惓惓于大臣之善決也顧臣猶有慮焉如言或爭于一時之用舍而事乃關乎大臣之行藏議論旣有掣肘嫌疑何以着筆是唯徑歸 宸斷而後

衆喙自平書云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事有
大疑惟從其言之多者決之足矣輔臣何不
以是遜而徙緦緦焉于事勢相持之際乎抑
臣于
皇上鼓舞忠孝之　德意而深感于易名之典
也夫易名寵以一字而不朽及于千秋作孝
作忠所關甚重茲聞有　明旨既昭而該部
十年不覆者此何以故得無子孫式微不能
載贄而先容于當事乎竊慨公典奉有　綸

綸而阻抑反出臣下以私害公莫此爲甚縱

撰擬職在詞林而議覆先在禮部安得藉口

鄭重而稽滯　王章且令奸逆既除有何疑

忌而復若驚枝病葉掩口藏身夫公道旁昭

名義爲重伏乞

皇上嚴勑該部速簡積年未覆之謚盡數開覆

以待

聖裁至若孤忠周宗建等

聖恩全卹雖死猶生獨謚典猶稽人心未快夫

考先臣楊繼盛擊奸而死今古爲昭其職不
過部郎而謚　特予以忠愍矧今忠烈如宗
建者三疏觸逆蚤決幾于曲突徙薪之時一
死廻瀾豈僅同于焦頭爛額之客雖盡忠死
節固臣子立　朝所當然而顯忠遂良則
天子持世之大柄諒該部誼切同心決不忍置
公道于淹沒者但恐積年狃習一旦難除故
臣感時事而併及此　臣非敢妄進也　臣與新
選諸臣立言既有斷金之盟立心聊效他山

之石茅願今而後小臣無所爲而言大臣有所持而決百職開誠布公于下而

聖主勵世磨鈍于先人心共明太平未有不立

奏矣臣狂瞽不識忌諱伏乞

聖明俯鑒一得之愚而永作敢言之氣臣不勝悚息祈禱之至

崇禎元年四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這疏自勉勉人具見虛平今後言官立言務端心術皆從國家起見閣臣票擬宜斷或

有難剖奏朕親裁易名風教所關其積年未
覆之謚着與速結周宗薨孤忠可憫作何表
揚禮部確議具奏

崇禎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刑部等衙門爲遵

旨會議事據

河南司案呈奉本部送刑科抄出禮部尚書溫體仁題前事內稱錢謙益辛酉典試臣鄉受錢千秋數千金之賄以一朝平步上青天爲關節每篇一字作結尾因而中式繼經論劾自知罪難逭陰使千秋脫逃沉閣不結謙益告病引避未幾朦朧起陞今官且儼然附

于崔魏摧折之人枚卜大典一手推定謙益
可以枚卜千秋亦應會試矣乞勑法司將錢
千秋一案速行提結則謙益自有應得之罪
等因崇禎元年十一月初七日奉
聖旨錢謙益關節有據受賄是實又且濫及枚
卜有黨可知
祖法凜在朕不能私着革了職九卿科道從公
依律會議具奏不得徇私黨比以取罪責其
錢千秋着法司嚴提究問擬罪具奏欽此抄

出到部送司奉此除錢謙益聽吏部等衙門
會勘外其錢千秋一面牌行五城兵馬司及
咨行原籍撫按嚴提去後隨據中城兵馬司
毛呈蔚將千秋拘解到部送司監候聽勘審
問案查本犯原招內稱被先在官原在城監
病故積棍徐時敏金保玄假稱考官來賣關
節捏有一朝平步上青天之句哄誘千秋立
有合同文契比千秋聽信在心入場遂于七
篇大結內安插一朝平步上青天七字倖中

四十二名舉人以致合省喧傳于二年正月內禮部抄出前弊覺發隨該主考錢謙益具本奏奉 欽依又該刑科抄条各等因到部送司行提問千秋自知關節是真自京逃回原籍隨該本部咨該省撫按提解千秋徐時敏金保玄到部先該本部會同院寺審問千秋等前情明白問擬千秋有事以財行求律徐時敏金保玄引故違詿騙生員財物指稱買求中式俱問罪不分首從于該衙門門首

枷號三個月發煙瘴地面充軍事例錢千秋
故違央浼營幹致被誆騙免其枷號照前發
遣事例將各供情由及叅酌罪名緣由題奉
欽依錢千秋等俱依擬錢謙益鄭履祥俱失
于覺察各罰俸三個月該部知道欽此在案
今該本司郎中王永圖題奉
明旨內其錢千秋着嚴提究問擬罪具奏遵奉
即案呈本部咨行都察院照會大理寺諸官
會審外一面移文兵部職方司查錢千秋于

何年月日先發何衛所着伍充軍等因去後
隨據回稱查得錢千秋于天啓三年五月定
發非直隸東勝右衛前所充軍終身于六月
初八日起解于閏六月廿四日獲有該衛收
管存案及查有撫按赦帖又查行西城兵馬
司查得徐時敏于天啓二年七月廿九日巳
時病故金保玄于十二月廿二日戌時病故
各等因回覆在案又奉本部題准都察院咨
開查得事于重大應札委十三道各御史前

去公同會審會審之日各道魏光緒吳之仁
吳甡樊尚燝劉廷佐各摘取口詞一紙搃授
蔣允儀慤酌經審看語成招等因大理寺委
右寺丞石文器各職名前來會審又該本司
設堂該委各司官公同會審蒙批都察院改
委十三道會審該司亦公同十三司掌印官
會審蒙此該本司郎中王永圖同員外萬象
新會同掌河南道蔣允儀協理河南道劉廷
佐掌浙江道魏光緒掌山東道吳之仁掌江

西道吳甡掌山西道樊尚燝大理寺右寺丞石文器浙江司郎中徐臣忠四川司郎中劉其遠湖廣司郎中高默廣西司郎中林居雲南司郎中陳藎山西司郎中趙善鳴山東司郎中鄭時舉江西司郎中楊訥福建司郎中馮珍廣西司員外趙三極貴州司主事吳從魯齊詰京畿道公所將錢千秋行提到官公同會審得錢千秋辛酉之中式也部科之磨勘止摘其結尾之七字主考之糾察始發其

居間之二人而金保玄徐時敏俱從閲卷叅
摘甚明一疏得　旨詳訊千秋亦始逃而終
獲依律遣戍遇宥申詳兩院批允給帖赦回
復來京師教書爲生此前事之本末也今謂
此案沉閣不結千秋從未到官則昔之撫按
之起解會審之對簿西城之監候東勝衛之
着伍者是爲何人俱有批文在卷時日可考
事理甚明無煩復說受賄一節前審三面執
對既未供招今保玄時敏俱已物故止憑錢

千秋一人之口更難窮詰再三刑訊吐稱天啓元年八月初五日千秋在杭州應試寓錢塘門關王廟內保玄以居停主人時斂以表親特來相訪說稱有的當關節傳道主考親戚只因時迫索價頗廉你家事不足只須立一空券俟中後處償千秋一時迷惑遂依前言至說二千金傳授一朔平步上青天七字每篇安入結尾畢倖得中後見硃卷本房取在第二主考反抑在第四千秋心悟誆騙因

欲負約保玄時斂揚言恐嚇不得已將女許
聘人家得銀二百兩又當銀一百兩付保玄
兩人不滿所欲以致爭鬧事洩流傳都門于
秋會試到京適部科磨勘摘發主考錢謙益
喚至詰問 覩情遂發怒叅奏是取中于秋者
謙益而先疏請究于秋者亦謙益也再審主
考親戚是何姓名曾否親面講事供稱但據
保玄時斂指稱如是實未見有人因親相托
故遂信之至三百金之與保玄原在格外即

明知誆騙亦畏其挾詐不得不從與主考無干今日師生之誼已絕尚何顧惜拚自巳性命爲人遮飾只良心不死公道難泯耳衆官又問千秋曰從來關節最爲祕密居間之人亦不得聞恐其私授他人也彼二人旣明白說出七字卽是破綻如何輕信則是一時迷惑不及詳情應是前生寃孽再審金保玄徐時斂爲何等人供稱一爲道士一爲訪華書手卽其行徑則知捐官誆騙乃二犯倘之使

歸而科場禁約每每致嚴于撞太歲者良有以也今二犯不可訊問獨恨千秋既誇文藻何慮數奇而僥倖于七字之關節卽日孤寒何不安分妄意于中後之貸償既伏辜而遇赦何不餬口四方而以京師爲安樂之窩按律例凡問發充軍來京潛住者逊例改發千秋似應從此但巳經遇宥難以擅擬應候奏請定奪等因案呈到部臣等謹會同都察院曹于忭大理寺康新民等會看得錢千秋之倖

中也以一朝平步上青天七字明明關節實駭聽者事經部科磨勘矣主考糾參矣本部拘提到官拷問遣戍矣然前之審案雖確不若今日之刑鞫尤詳也初鞫止于定券輙于七字之符中之後罄其囊橐且入二奸之手本犯明知挾詐祇懼事情之宣揚二奸明是攫金亦姑少取而遂已若真出于主考之弊竇房考不取主考何由見卷且也二千金之賄必不以空券信人也三百金之外必不以

義讓不取也主考手忙而膽怯又不敢叅也
金保玄徐時敏能代人支吾必不代人死也
本犯以主考一叅而荷戈邊塞師生而伉矣
今者多官在前拷掠在後呼吸存亾必不能
代謙益受毒也本犯罪不勝誅而法止于戍
旣着伍有批檄回有案似難再擬以潛住敗
衛之例所可恨者何地不可舌耕而招搖以
來衆口再罹刑楚夫復何辭未敢擅便相應
覆請定奪旣經該司會同寺院等官問明前

來相應題

請恭候

聖明裁定

命下臣等遵奉施行